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佛教新疆卷六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 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 荣新江(1)
- 鸠摩罗什《通韵》考疑暨敦煌写卷 S.1344 号相关问题 王邦维(14)
- 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 霍旭初 赵莉(27)
- 回鹘文文献二种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35)
- 从出土文书看古代新疆的寺院经济 殷晴(45)
-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研究 杨富学 邓浩(57)
- 试论近现代新疆的黄教寺院经济 加·奥基尔巴特(72)
- 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请佛缘”壁画考略 赵莉(79)
- 回鹘文佛典概说 牛汝极(86)
- 3-8 世纪新疆寺院经济的兴衰 殷晴(111)
- 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 金维诺(121)
- 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 霍旭初(130)
- 克孜尔 224 号窟涅槃图中突厥风俗索隐 彭杰(140)
- 麹氏高昌佛教述论 公维章(149)
- 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 王素(155)
- 于阗与龟兹佛教之兴衰 阎万钧(163)
- 《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 杨富学(171)
- 鸠摩罗什的文化观 王嵘(192)
- 四~六世纪中亚天山南麓的华严义学与卢舍那造像 赖鹏举(197)
- 龟兹壁画缘何生殖崇拜 霍旭初(226)
- 克孜尔石窟研究之我见 史晓明(236)
- 龟兹昭怙厘寺舍利盒乐舞图解读 王嵘(241)
- 回鹘佛教文学中的譬喻故事文献 牛汝极(251)
- 《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 郑炳林(266)
- 天山南麓土尔扈特蒙古佛教寺庙 才吾加甫(284)
- 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 荣新江(296)
- 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 贾应逸(313)
- 尼雅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研究 贾应逸(326)
- 伯希和藏品中一件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 牛汝极(334)
- 宗教与回鹘语言 叶少钧(340)
- 中国人是如何皈依佛教的? 韩森(354)
- 吐鲁番出土金藏考 党宝海(375)

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	姚崇新(398)
新本本吐火罗语 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第 22 张(两页)译释	季羨林(439)
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	夏雷鸣(444)
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问题的讨论	王嵘(452)
回鹘弥勒信仰考	杨富学(461)

靜嘉堂文庫藏吐魯番資料簡介

榮新江

靜嘉堂文庫收藏的吐魯番資料，外間知者甚少，據筆者管見，只有小笠原宣秀《吐魯番佛教史研究》一文，曾介紹其中的六件佛典斷片。^①至於這批寫本全貌，似乎尚不為敦煌吐魯番學界所知。1990年11月，筆者在東京訪書之際，有機會走訪靜嘉堂，承蒙主人熱情接待，除見到著名的宋本《冊府元龜》等古籍善本之外，得以詳閱館藏所有吐魯番資料。以下簡要介紹這批寫本的全貌，並談談與之有關的一些情況，不妥之處，敬請專家指正。

靜嘉堂是日本三菱財團第二代社長岩崎彌之助氏於1892年創立的，在明治維新以後的西化風氣下，為了保護東方的固有文化，以收購日本、中國的流散古籍和文物為目的。1907年，靜嘉堂購入中國清朝四大藏書家之一歸安陸心源的全部藏書，其中包括使國人深為惋惜的皕宋樓珍藏的所有宋元刻本和名人抄本，^②奠定了靜嘉堂的基礎。1908年彌之助去世後，嗣子岩崎小彌太氏繼續經營，並興建新館舍。1940年，小彌太將所有圖書、建築、土地及基金全部捐出，設立財人法團靜嘉堂文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文庫經費一度拮据，1948年成為國立國會

圖書館的一個分館。直到1970年，才又在三菱財團的資助下，恢復財團法人的建制。靜嘉堂文庫藏有許多珍貴的漢、日文古籍以及美術品，在日本私人圖書館中首屈一指。

據靜嘉堂文庫司書增田晴美女士查看文庫有關入藏檔案後告知，這裏收藏的吐魯番寫本是1935年前後由岩崎小彌太氏在日本從某個中國書商手中購入的。寫本較殘，購入時已裝裱成折本形式的八冊。以下簡介其保存情況及大致內容，由於大多數寫本殘缺過甚，許多佛典殘片的歸屬尚待比定。其中七本原有編號，一本無。現以無號一本為首，以下按原編號為序。

第一本：封題“六朝準部寫經殘字”，下小字書“辛亥秋，素文”；又有內封，題字與封題此全同。辛亥為1911年；準部即準噶爾部，此指新疆；素文姓梁，系收藏者署名，說詳下文。此本共六折葉。第一葉佛典三片，上有後人題字“二為藤紙”。第二葉佛典五片。第三葉佛典四片，願文一紙二行。第四葉佛典二片，回鶻文殘文書一件，又一小片為朱筆所寫。第五葉佛典四片，其中兩片為同一抄本。第六葉佛典二片。

第二本：封題“六朝人寫經殘字”，下小字書“辛亥十月吐魯番出土，素文題”，又有原編序號“八十一號”。此本共十五葉。第一葉佛典四片。第二葉佛典六片。第三葉佛典九片。第四葉佛典三片。第五葉佛典六片。其中二片字體古樸，一件有雙行小字。第六葉佛典五片，其一為義淨譯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四天王護國品》，可見封題所書並不準確，這一點所有折本均同，讀者需注意。第七葉佛典十一片。第八葉佛典三片，又一片存三殘行，旁有後人題名“靈寶齋願文”。第九葉佛典七片。第十葉佛典六片。第十一葉佛典六片，一片為《佛名經》。第十二葉佛典七片。第十三葉佛典四片，回鶻文經典一片。第十四葉佛典十五片，其中二片為《佛名經》，一片有雙行小注。又有

佛畫二片，一片所繪爲供養比丘，有梵文題記殘文。又一爲回鶻文殘片。第十五葉印本佛畫十一片，其有四片較大，一爲千佛像，其他似爲佛典插圖。

第三本：封題“高昌出土寫經殘字”，下小字書“宣統辛亥六月，素文珍藏”，又原編號“八十二號”。以下各本有原編葉碼及所收殘片數。“第壹頁共五紙”，均爲佛典，有後人跋云：“此葉五紙，均六朝以來墨跡，經千餘年始出土，而紙質蒼黃，色黝黑，真希世之寶也。辛亥秋日，永恩記。”永恩姓段，說詳下文。“第貳頁共柒紙”，佛典。“第叁頁共肆紙”，均佛典，有後人跋云：“以上四紙有落花依岬，素月流雲之致，北魏寫經中無上品也。季承跋。”季承爲段永恩字，詳下。“第肆頁共陸紙”，佛典，其一爲三階教文獻（據小笠原文）。“第伍頁共捌紙”，佛典，一爲《大無量壽經》卷上（據小笠原文）。“第陸頁共叁紙”，其中二片可上下綴合，均爲佛典。“第柒頁共伍紙”，佛典。“第捌頁共肆紙”，佛典。“第玖頁共陸紙”，佛典。“第拾頁共伍紙”，佛典。“第拾壹頁共捌紙”，佛典，其中二片爲印本。“第拾貳頁共參紙”，二片佛典，一片印本佛畫，存榜題“佛爲天曹地府說法之處”。第拾叁頁共貳紙”，實爲一件回鶻語文書。“第拾肆頁共拾貳紙”，六片漢文佛典，六片回鶻文印本佛經。

第四本：封題“古高昌出土殘經”，下小字書“辛亥七月，素文題”，原編號“八十三”。“第一頁共六紙”，佛典，第一片下有跋：“此書糅合鍾畫科斗篆隸爲一，如寶桐莊嚴，芬芳竟發，吉光片羽，洵無價之寶也。素文先生其珍之。段永恩跋。”“第貳頁共伍紙”，佛典。“第三頁共柒紙”，六片爲佛典，其一旁有後人書“注音”。又一片爲《左傳》，旁有跋，詳下引。“第四頁共五紙”，佛典，一片爲《觀無量壽經》（據小笠原文），旁有跋：“阿僧、漸愧二紙與延和八年寫經卷如出一手。季承記。”“第五

頁共五紙”，四佛典，一為“願文”，有跋：“觀此仵字即佛字，為梁天監時所造。永恩再識。”“第六頁共七紙”，佛典。一片旁後人書“經文待考”。“第七頁共十二紙”，佛典。“第八頁共六紙”，佛典。一件上有跋：“北涼書法兼然針垂落二者而合之，令人百玩不厭。”有季承圓印一方。“第九頁共十三紙”，佛典。“第十頁共九紙”，佛典。“第十一頁共九紙”，八為佛典，一片《論語》，有跋，詳下。“第十二頁共二十七紙”，佛典，其中九片為印本。“第十三頁共四紙”，印本千佛像及天王像。

第五本：封題“六朝以來寫經殘字”，下小字書“庚戌仲冬，素文藏”，原編號“八十四號”。“第壹頁共肆紙”，二為《佛名經》，一為佛畫。“第二頁共伍紙”，一為清代文書，有“長盛公記”印。三為《佛名經》，一為《妙法蓮華經·譬喻品》，有跋：“以上二紙書法如營卒挽疆弩，發必盡力，而亦有神致。季承。”“第叁頁共拾紙”，一紙為貞元十一年文書，有跋，詳下。其餘為佛典，一件有跋：“此紙與延和寫經同，蓋亦北魏時書也。”有季承方印。“第肆頁共陸紙”佛典，一為《觀無量壽經》（據小笠原文），有跋：“此紙在北魏中最為雋逸，如霓裳羽衣，婀娜有致。辛亥秋日，永恩觀。”“第伍頁共柒紙”，佛典。“第陸頁共捌紙”，佛典。“第柒頁共捌紙”，佛典。“第捌頁共捌紙”，佛典，部分屬同一抄本。“第玖頁共柒紙”，佛典。“第拾頁共拾壹紙”，佛典。“第拾壹頁共叁紙”，一為唐代文書，一為佛經，一為比丘尼戒本。“第拾貳頁共伍紙”，一為回鶻文書，四為佛典。

第六本：封題“北魏以來寫經殘字”，下小字書“出吐魯番，素文珍藏”，原編號“八十五”。共十二葉。“第一頁共貳紙”，佛典，有跋：“此二紙均六朝書法，其渾樸處令人玩之不置。季承觀。”“第二頁共肆紙”，佛典。“第三頁共陸紙”，佛典，一片上僅書“五臺山”三字。“第四頁共肆紙”，佛典。“第五頁共伍

紙”，佛典。“第六頁共叁紙”，佛典，有跋：“此與前葉書法同爲一紙，頗似鍾元常《薦季直表》。永恩記。”“第七頁共柒紙”，佛典。其中最大一片有跋：“上一紙與延和寫經紙墨無一不同。季承跋。”又一爲《大般涅槃經》。“第八頁共肆紙”，佛典。“第九頁共陸紙”，佛典。“第十頁共拾壹紙”，一爲安樂公主願文，有跋：“此亦隋經，爲安樂公主所寫，并附願文，意似祈其夫之回心者，上紙亦同。”詳下。餘爲佛典。“第十一頁共叁紙”，佛典。“第十二頁共肆紙”，佛典，二爲《妙法蓮華經》尾題，一爲《大般涅槃經》引首。

第七本：封題“晉宋以來印版藏經”下小字書“出吐魯番，素文珍藏”，原編號“八十七號”。共十二葉，均爲佛典。“第一頁共柒紙”。“第二頁共捌紙”，一件葉邊殘有“東晉屬”三字，有跋：“此東晉屬賓國印板藏經。考古家謂印板始於宋，而不知其東晉即有之，唐亦有之，余見三藏法師所譯印本及宋天竺所譯皆類此。按《漢書·西域傳》，屬賓國，王治休循鮮城，其民巧雕文刻鏤。此應爲當時所刊。屬賓即今之痕都斯坦，西與克什米爾接，爲今北印度交界。東晉時佛教正盛，此的確爲其時傳經之本。季承記。”段氏所考實誤，印本上的文字系後人所刻，不能識作印本下限，雕版印刷術始於唐代已成定論，此無需贅述。“第三頁共捌紙”。“第四頁共捌紙”，一版心標有“般若四百七十五”，又一有千字文編號“列”字，均爲《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頁共肆紙”。“第六頁共柒紙”，一頁版心有“長阿含經二十一”。“第七頁共柒紙”。“第八頁共陸紙”。“第九頁共伍紙”，一件版心有“般若五百五十六”。“第十頁共五紙”。“第十一頁共拾紙”，一殘有“蜜多經卷”等字，知爲《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二頁共柒紙”，一爲卷尾題名及千字文編號：“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八。馨。”以上印本大多應是《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和阿含部經典。

第八本：封題“高昌出土刻經殘紙”，下小字書“辛亥初秋，玉書書”，原編號“八十八號”。共十四頁，均為佛典。“第一頁共八紙”。“第二頁共五紙”，一版心有“長阿含經”。“第三頁共四紙”。“第四頁共六紙”。“第五頁共八紙”。“第六頁共十一紙”，一頁上有“佛說長阿十七”。“第七頁共十一紙”，一頁版心有“閏”或“闕”字，應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捌頁共八紙”。“第九頁共十紙”。“第十頁共七紙”，一頁版心有“般若四百（下殘）”。“第十一頁共四紙”，一頁版心有“玉”字，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二頁共八紙”，一頁首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又一頁版心有“玉”字，同上。“第十三頁共十二紙”，一頁版心有“般若一百七十五”。“第十四頁共十二紙”，其中二件為寫本。此本與第七本所收印本形制大同，內容也應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和阿含部經典。

以上簡略介紹了這批殘本的主要內容，可知主要是佛典斷片，與德國所藏類同。這些佛典從六朝寫本到宋元刻本均有，時間跨度大，且不乏精品，不論從吐魯番佛教史還是從中國書法史的角度來說，都是十分珍貴的。其中非佛教文獻極少，然吉光片羽，值得重點介紹。

（一）第四本有《左傳》殘卷，現錄如下：

- 1 服不成
- 2 竊其寶龜僕句
出地
- 3 與僭僭吉
僭不 臧氏老
信也
- 4 會請往
代家 昭伯
口行

段永恩跋云：“按此為《左傳》魯人竊寶龜，臧氏以其非禮

一節，與前所見新城方伯右宰穀拒諫數殘葉爲一紙，書法同北魏，蓋亦魏嘉時學官子弟傳抄之本也。季承觀。”段說不誤，此殘片相當於《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爲杜預注本。寫本有界欄，楷體書寫，字極工整，似爲唐抄本，而不如段氏所言爲高昌國抄本。跋文中提到的新城方伯，當指新疆布政使王樹柟，其所藏同一抄本惜未得見。按王樹柟舊藏現大多收藏在日本書道博物館，據《書道博物館所藏經卷文書目錄附解說》，該館藏有三件《左傳》，一晚唐抄本，一唐抄本，敦煌出土，一晉抄本，不知是否有段氏所說者。

(二) 第四本又有《論語》抄本兩殘行，現錄出：

1 家無怨包曰在邦爲諸侯
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

2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訕

段永恩跋云：“此《論語》仲弓問仁章，亦當時學官子弟傳抄教授之本也。季承恩。”段氏也把此卷看作寫於高昌時期，但字屬楷體，仍以看作唐抄本爲宜。此片爲《論語》顏淵第十二，何晏集解本。吐魯番出土《論語》殘卷，以鄭注本爲多^③，何晏集解本已刊者有斯坦因獲於吐峪溝的《憲問》和 66TAM67 出土的《雍也》、《先進》二斷片^④。此本的發現，爲人們探討唐西州地區儒家經典的教授情況提供了研究素材。

(三) 第五本有貞元十一年文書，前後均殘，僅剩一殘行文字：

貞元十一年正月 日，錄事口（下殘）。

段永恩跋稱：“按貞元十一年爲唐德宗在位之第十七年，此紙僅存數字，下有錄事某字，蓋亦錄事所上之牒文也。永恩記。”正如段氏所言，這件文書是牒文一類的唐朝官文書。由於它出土於吐魯番，其意義就不能等閑視之了。據《元和郡縣圖志》卷

四十，西州於貞元七年沒蕃；但今人一般均據敦煌寫本 P. 3918 題記認為，西州陷蕃在貞元八年。^⑤這裏公佈的貞元十一年西州官府文書證明，至少此時唐朝的勢力尚未全部退出西州。關於唐朝駐軍退出西州、北庭以及塔里木盆地諸綠洲王國的年代問題，是西域史上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宿白先生曾據克孜爾石窟發現的貞元七年文書和貞元十年的題記，說明貞元六年吐蕃攻陷安西都護府後，克孜爾一帶仍為唐軍所據守^⑥。吐魯番貞元十一年文書的發現，促使我們把這一問題考慮得複雜一些，在材料尚不完備的今天，恐怕還無法得出完滿的結論。

最後談談這批材料的原收藏者梁素文和跋文作者段永恩。

以上八冊封題下，七冊有素文署名，一冊為玉書書。王樹柟《新疆訪古錄》卷一《蠕蠕永康五年寫經殘卷跋》稱：“右《蓮華經》殘卷為新疆清理財政官梁素文玉書所藏。”^⑦知此八冊的收藏者姓梁，名素文，字玉書。關於梁素文舊藏的吐魯番寫本，周一良先生教示蔣芷儕《都門識小錄》（宣統三年（1911）作）中有一條重要的梁素文史料：“有友自新疆來，為言吐魯番一帶，近日發現唐時雷音寺古跡及唐人寫經本甚多，開缺藩司王樹柟、監理財政官梁玉書等提倡收買，而纏回愚頑，寧售之日本人，不願售與王、梁，殊可恨也。”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般涅槃經》卷十四後，有原藏者趙惟熙跋：“昨公畢撤關防，梁素文度部出所藏殘經卷子巧題，亡慮數十種，多六朝人遺墨。云得之吐魯番、鄯善各地，大半掘自土中，西瓜東鱗，無一完璧，不似此本之紙墨如新，首尾咸備。然其精者乃壓鄴籖，殊飽眼福矣。素文名玉書，奉天人，現奉使監理新疆財政，性伉爽，嗜古如命，與予傾蓋定交，一見如舊相識云。辛亥人日，惟熙誌。”^⑧辛亥人日即 1911 年農曆正月初七，時在上述八冊裝裱之前，趙氏所題當是梁素文的其它藏品。以上三條是梁素文任職新疆時

收藏吐魯番寫本的最早記錄。此後的情形，據羅福頤《敦煌石室稽古錄》記1949年以前私家藏卷情況：“新民梁氏：梁氏素文，清末曾官甘肅，故在當地曾有蒐集。民國初元，寓瀋陽。近數十年間，所有品均出脫殆盡。”^⑧其誤以為梁氏曾官甘肅，因此將其藏品視為敦煌文書。但羅文告訴我們，梁氏所藏均已易主。

除了靜嘉堂文庫的收藏品外，據筆者所知，日本公私所藏的梁素文舊藏品尚有以下幾處。（一）據中村不折氏的記載，梁氏舊藏品中的約十卷左右，歸入書道博物館，其中包括“三國時寫本”《左傳》，唐寫本《莊子》、《論語》等。^⑨上述永康五年寫本《妙法蓮華經》，今亦歸書道博物館^⑩。（二）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藏《大方等大集經》，題“敦煌千佛洞出土，素文珍藏”及“禮二七，二十六號”。^⑪顯然也來自梁素文的舊藏。（三）1990年11月東京“古典籍下見展觀大人札會”上，展出了一件“唐儀鳳二年西域（州）都督府北館廚牒”，有“長尾兩山箱書”。^⑫同時展出的唐長慶三年寫本《佛說天皇梵摩經》、隋開皇十七年寫本《華嚴經》、唐文德元年《唐人雜抄》也都有長尾兩山箱書^⑬，而這三件系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卷，^⑭因此可以推測同時展出的從未刊佈過的這件北館文書，也來自有鄰館。據參觀過展覽的東友荒川正晴先生告知，這件北館文書已托裱，前有甲寅（1914）五月順德羅惇勳題記，後有姑臧段永恩跋，跋文最後稱“素文先生以為是否”^⑮。知這件文書也出自梁素文舊藏。（四）1990年秋，京都臨川書店《洋古書總合目錄》第130號刊出兩件此前未刊佈過的西域出土古寫經書影（Nos. 865—866），時已售出。因為這兩件寫經一為回鶻文寫本，一為漢文《妙法蓮華經》，但背面也有回鶻文，且夾寫有梵文，所以出售之前，店方曾請回鶻文專家小田壽典鑒定。小田氏寫有《新出夾寫梵文的回鶻文寫本簡記》，對證出前者為回鶻文譯本《觀音

經》，後者背面的雙語文獻屬於經抄之類，惟尚未比定出來。^①據《目錄》及小田氏論文所附圖版，兩件均為已裱好的卷軸裝，No. 865 軸端簽題“回鶻寫經殘卷”，下小字書“吐魯番出土，素文珍藏，十號”，其跋文云：“右回鶻文殘經，出吐蕃（吐魯番），為素文先生獲於新疆者。曩見法國人柏希和所得敦煌石室回[鶻]文經卷，如巨篋云。當時購於新疆，論斤計直，柏君乃糜載歸於巴黎，至可憫惜。今素文猶得寶此殘經，不至同歸域外，亦大幸事也。甲寅五月，惇勳并志。”這是更為珍貴的一件梁素文舊藏品^②。惇勳即上舉為梁氏舊藏北館文書題記的羅惇勳，時間亦同，他本人也是一位敦煌寫本收藏家^③。從靜嘉堂藏品編號看，尚有許多梁素文的舊藏品沒有公佈，有待訪查。^④

常為梁素文藏卷寫跋語的段永恩本人，也藏有吐魯番寫卷。臨川書店《目錄》No. 866 軸端簽題“唐人寫經卷子”，下小字書“出吐魯番，季承珍藏，十四號”，有王樹枏跋^⑤。從“十四”的編號看，所藏似也不在少數。段永恩，字季承，甘肅武威人，“光緒丁未（1907）會考，曾任新疆莎車等縣知縣”^⑥。他還是1911年成書的《新疆圖志》一書的分纂之一^⑦，著有《養拙齋詩草》，^⑧是當時新疆官場上頗通書法文翰之士，因此當地官人常請他題跋，除以上所舉者外，尚有其為張晉三藏卷所題跋語存世。^⑨

注 釋：

①《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5集，1966年，26—38頁。

②關於陸氏舊藏善本的近況，參看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

③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④馬伯樂《期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得漢文文書》(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p. 172—173;《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304—306頁。

⑤參看森安孝夫《增補:回鶻與吐蕃的北庭爭奪戰及其後的西域形勢》,流沙海西獎學會編《亞洲文化史論叢》3,東京:山川出版社,1979年,226—229頁;陳國燦《八、九世紀間唐朝西州統治權的轉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8期,1986年,15—17頁。

⑥宿白《調查新疆佛教遺跡應予注意的幾個問題》,《新疆史學》1980年第1期,31頁。

⑦《陶廬叢刻》冊七十。

⑧見張玉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5,1990年,514頁。

⑨《嶺南學報》第7卷第2期,1951年,98頁。

⑩中村不折《新疆與甘肅之探險》,東京:雄山閣,1934年,6—7頁(此條承片山章雄先生教示,謹此致謝);又見同作者《再談西域出土的寫經》,《書苑》第7卷第2號,1943年,2頁。按中村氏所謂三國寫本《左傳》,現一般定為晉寫本,見《重要文化財》19,每日新聞社,1976年,84頁, No. 118。

⑪參看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88頁, No. 95。

⑫王三慶《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典藏之敦煌寫卷》,《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88—89頁。按王文注錄卷尾題下有“書/西”篆字陽文方印,或為“玉書”之誤識;又王文以素文為袁機之字,顯誤。

⑬東京古典會編《古典籍下見展觀大人札會》,41頁, No. 1924。

⑭同上,36—40頁, Nos. 1926, 1921, 1927。

⑮饒宗頤《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略》,《選堂集林·史林》下,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1001—1002頁。

⑯此件展出時,筆者未能親眼目睹,至感遺憾。承荒川先生抄示題記及跋文,謹此致謝。參見荒川正晴《古書展陳列品中的北館文書》,《吐魯

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 50 號，4—6 頁。

⑮ Juten Oda, "A Brief Comment on the New Uigur Manuscript with Brahmi - Passages", Paper presented to Colloquium on Central Asian Philolog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Tokyo. 25 June 1990. 此承龍谷大學百濟康義先生惠贈，特表致謝。參見小田壽典《突厥語〈觀音經〉寫本之研究——附編：舊“素文珍藏”寫本斷片譯注》，《西南亞細亞研究》No. 34，1991 年，1—32 頁。

⑯ 臨川書店《目錄》指素文為“Sven Hedin”（斯文赫定），實誤。

⑰ 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印《敦煌吐魯番文物》（香港，1987 年）53 頁所刊劉氏虛白齋藏唐人寫本《妙法蓮華經》羅氏跋語。

⑱ 本文在 1992 年敦煌吐魯番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後，引起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方廣錫、杜偉生、李濟寧等同志的興趣，隨後他們在善本部藏品中，找到一冊梁素文舊藏吐魯番出土文獻殘頁，並在會議期間展出。此冊館藏編號簡 71482，封題“刻經蒙字贖紙雜存”，下小字書“宣統孟秋，素文珍藏”，字體及封皮裝裱形制與靜嘉堂藏本完全一致。內容約一半為刻本佛經，一半為回鶻文寫本。

⑲ 王樹柟跋云：“右畏吾兒書一卷，顛倒書於唐經之後，每句譯以梵文，與余所藏畏吾兒書每句譯以漢文者其式正同。畏吾即回鶻（鶻）之轉音，檢《元史》，稱其種自和林遷居火州，至阿而忒的斤，已九百七十餘載，廣有西域之地。近日俄人馬祿夫考其人種至肅州南山中，得畏吾兒書甚夥。其人尚操畏吾兒語，但不識其字耳。元興，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後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頒行諸路，仍各以其國字副之。今觀蒙古字，全出於畏吾兒。英之博士有專研此學者，然五大洲亦寥寥無幾人也。辛亥孟夏，積承出此屬題，爰為考訂之如此。樹柟”下有“晉卿”方印。

⑳ 《武威縣志》。

㉑ 《新疆圖志·纂校銜名》。

㉒ 筆者曾請西北師範大學李并成先生向李鼎文先生請教有關段永恩事蹟，李先生告知段氏系李于錯先生的學生，與李家相交甚密。他多年在新疆作官，抗戰時回鄉，約在 1944 年逝世。其《養拙齋詩草》現藏武威市博物館。段氏藏書甚富，也有吐魯番敦煌文書，惜“文革”中悉數抄去，

至今下落不明。謹此感謝兩位李先生的教示。

②見蘇裕民、譚蟬雪《永登縣博物館藏古寫經》，《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82—83頁。

附記：除了文中感謝的各位先生外，我還應當衷心感謝新瀉大學助教授關尾史郎先生和靜嘉堂文庫司書增田晴美女士對我此次調查所給與的熱情幫助。

(原載《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1996年6月)

鳩摩羅什《通韻》考疑暨敦煌寫卷 S. 1344 號相關問題

王 邦 維

(一)

倫敦收藏的敦煌寫卷中，標號 S. 1344 的是一份殘卷。殘卷正面是數通唐令，抄寫頗為零亂，并有塗鴉。唐令標出了年代，可以辨識的有咸亨、垂拱、天授、證聖、長安、景龍、開元幾種年號，但并未都依時間先後排列。殘卷背面分別抄寫有兩部分文字。第一部分文字首句“鳩摩羅什通韻”，但以下是否即抄錄的所謂鳩摩羅什撰寫的《通韻》一文，并不很清楚。第二部分文字則比較明確，首題“修多羅法門卷第一，紀王府掾太原郭銓奉敕撰”，以下是抄錄的內容。紀王是唐太宗第十子李慎，《舊唐書》、《新唐書》中有傳，初封申王，貞觀十年封紀王。兩部分文字為一人所抄。從正面所抄唐令的年代和紀王府掾郭銓的名號以及書寫字體等推測，大致可以判斷這份寫卷是初唐或中唐時所抄，中唐時可能性更大一些。原卷未見，倘原卷正反面判別無誤，依照慣例，正面的唐令抄寫在前，而背面的文字抄寫在後，則正反面文字抄寫的時間相差不遠。背面的文字，Giles 目錄依第二部分內容著錄為《修多羅法門》，同時認為前一